

金庸

作品集

19

倚天

屠龍記

肆

金庸作品集

19

倚天

屠龍記

肆

廣州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倚天屠龙记/金庸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2.11

ISBN 7-80655-335-5

I. 倚… II. 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1536 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01-176 号

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出版社在中国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防止和打击盗版、盗印、销售盗版本等非法行为,保护读者的正当权益,我社为本书引进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全部作品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都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询产品真伪。

1. 请拨全国免费电话 8008301315,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 18 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全球通手机请将 18 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往 18183150 即可。
3. 网上查询 www.macsc.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門、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門举报,或与广州出版社联系。

地址: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编:510121

电话:020-22377209、83780169(白天) 13570022400(全天)

传真:020-83780167

凡提供有效证据和可靠线索协助打击盗版活动的人士,将获得广州出版社的重奖。谢谢读者对广州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

金庸 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四年生。曾任报社记者、编译、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演等。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版报纸、杂志及书籍，一九九三年退休。先后撰写武侠小说十五部，广受当代读者欢迎，至今已蔚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并兴起海内外金学研究风气。曾获颁众多荣衔，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英国政府O.B.E 勋衔及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衔、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创价大学名誉教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澳洲墨尔本大学、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等校荣誉院士、台北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华东师大等校名誉教授。现任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文学院兼任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等公职。其《金庸作品集》分由香港、广州、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四地出版，有英、日、朝鲜、泰、越、印尼等多种译文。

金庸作品集

- 《书剑恩仇录》（2册）
《碧血剑》（2册）
《射雕英雄传》（4册）
《神雕侠侣》（4册）
《雪山飞狐》（1册）
《飞狐外传》（2册）
《倚天屠龙记》（4册）
《连城诀》（1册）
《天龙八部》（5册）
《侠客行》（2册）
《笑傲江湖》（4册）
《鹿鼎记》（5册）

ISBN 7-80655-335-5



9 787806 553350 >

三十一 刀剑齐失人云亡

殷离敷了波斯人的治伤药膏之后，仍发烧不退，呓语不止。她在海上数日，病中受了风寒，那伤药只能医治金创外伤，却治不得体内风邪。张无忌心中焦急，第三日上遥遥望见东首海上有一小岛，便吩咐舵工向岛驶去。

众人上得岛来，精神为之一振。那岛方圆不过数里，长满了矮树花草。张无忌请周芷若看护殷离、赵敏，自己分花拂草，寻觅草药。但岛上花草与中土大异，多半不识，张无忌越寻越远，直到昏黑，仍只找到一味，只得回来将那草药捣烂了，喂殷离服下。

他见赵敏在旁一直昏睡不醒，不禁担心起来，搭她脉搏，振搏平稳均匀，并无异状，想是受伤之后，海行疲累，到了岛上就此大睡。过了好一会，她终于醒来，见张无忌目不转睛地瞧着她，微微一笑，说道：“你瞧我什么？不认识了么？”张无忌笑道：“你睡得真沉，我担心了好一会呢，怕你的伤势有反复，觉得怎样？”赵敏道：“不觉得什么不舒服，只是睡不醒，头有点儿沉。”张无忌道：“你受伤之后，身子还没恢复。偏生这岛上找不到草药，再睡得一两天就好了。肚子饿吗？想不想吃饭？”

赵敏道：“好啊，我帮周姊姊做饭。”周芷若道：“你身子还没好，再睡一忽儿吧。饭做好就叫你，船上搬下来有鸡有火腿，咱们今晚能饱餐一顿，喝一碗好汤。”

五人围着火堆，用过了饮食。四下里花香浮动，草木清新，比之船舱中的气闷局促，另有一番光景。殷离精神也好了些，说道：

“阿牛哥哥，今晚咱们睡这儿，不回船去了。”此议人人赞妙。眼见小岛上山温水清，料无凶禽猛兽，各人放心安睡。

次晨醒转，张无忌起身，只跨出一步，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只觉双脚虚软无力，那是从所未有之事，揉了揉眼睛，见那艘波斯船已不在原处。他心下更惊，奔到海滩纵目远眺，不见船只踪影。

向右奔出几步，只见一个女子俯卧在海滩旁的沙中，抢过去扳过她身子，却是殷离，但见她满脸是血，忙抱起一探鼻息，呼吸微弱之极，若有若无，张无忌大惊，叫道：“蛛儿，蛛儿，你怎么了？”殷离双目紧闭不答，再一细看，见她脸颊上给利刃划出了十来条细细的伤痕，横七竖八，模样可怖。殷离自为金花婆婆打伤之后，流血甚多，体内蕴积的千蛛毒质随血而散，脸上浮肿已退了一大半，幼时俏丽的容颜这几日来本已略复旧观，此时脸蛋上多了十几道伤痕，虽划伤处甚细，但条条是血，面目又变丑恶。

张无忌见她肚腹胀起，显是给人投入海中，喝饱了海水，幸好清晨潮退，她俯伏处露出海沙，否则此时多半已遭淹毙，忙倒转她身子，抱住她双腿，纵身跳跃。跳得几下，殷离嘴里流出海水，张无忌大喜，继续跳跃，直到她嘴里再无海水流出。张无忌将她扶正，搭她脉搏，仍时跳时停，甚为微弱。

他记挂义父与周赵二女，横抱殷离，往来路奔回，叫道：“义父，你安好么？”却不听谢逊回答，忙奔到谢逊睡卧处，见他好端端地睡得正沉，呼吸脉搏如常，先放了一大半心。一看身周，屠龙刀和倚天剑却皆已不见。

赵敏、周芷若、殷离三女昨晚睡在远处一块大石之后。他奔过去看时，见周芷若侧身而卧，赵敏却不在该处。看周芷若时，见她满头秀发给削去一大块，左耳也被削去一片，鲜血未曾全凝，可是她脸含微笑，兀自做着好梦，晨曦照射下如海棠春睡，娇丽无限。

他心中连珠价不住叫苦，叫道：“周姑娘，醒来！周姑娘，醒来！”周芷若只是不醒，探她鼻息，幸好呼吸无变。张无忌伸手摇她肩头，周芷若打了个哈欠，侧了头仍然沉睡。张无忌知她定是中了

迷药，昨晚出了这许多怪事，自己浑然不觉，此刻又是全身乏力，自己也必中毒无疑。

这时他心中只挂念赵敏，四下里奔跑寻找，全无踪影，再沿海滩奔跑一周，时时刻刻只怕突然见到她的尸体给海水冲上沙滩，又或是在海中载浮载沉，幸好这可怕的情景并未出现，本来的担心慢慢一步步地转变成伤心：“这些事难道都是赵姑娘干的？她昨晚下了毒把我们全迷倒了，自己上了那艘波斯船，逼迫水手驶船离去，把我们都留在岛上。那为什么？为什么？她放逐了我，好去对付明教，便把屠龙刀和倚天剑都拿去了？”

又想：“她受伤之后，身子尚未大好，未必能逼迫波斯水手驶船离去。嘿，她有屠龙刀与倚天剑两大利器在手，尽可吓得波斯水手听从号令。赵敏啊赵敏，天下的荣华富贵，有何足道？你竟把我对你的—番深情恩义，尽数置之脑后。唉，番邦女子，当真信不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妈妈临死时叮嘱过我的，越美丽的女人，越会骗人！”自思一生受人辜负欺骗，从未有如今日这般厉害，望着茫茫大海，想起小昭，真想跳入其中，从此不再起来了。

随即想到义父失明，屠龙刀又失，周殷两位姑娘在这岛上孤苦无助，全仗自己救护，便又奔到谢逊身旁，叫道：“义父，义父！”谢逊迷迷糊糊地坐起，问道：“怎么啊？”张无忌道：“糟糕！咱们中了奸计。”将波斯船驶走、殷离及周芷若受伤之事简略说了。谢逊惊问：“赵姑娘呢？”张无忌黯然道：“不见她啊。”吸一口气，略运内息，只觉四肢虚浮，使不出半分劲来，冲口便道：“义父，咱们给人下了‘十香软筋散’。”

六派高手给赵敏以“十香软筋散”困倒、一齐掳到大都万安寺中之事，谢逊早已听张无忌说过，他站起身来，脚下也虚飘飘的全无力道，定了定神，问道：“那屠龙刀和倚天剑呢？也都给她带走了？”张无忌黯然点头，道：“都不见了。”心中又气恼，又失望，他在义父身边，便如孩子一般，顾不得什么教主之尊，就此放声大哭。他这般大哭，一半是心伤小昭离去，一半是心伤赵敏欺骗背叛

自己。

他哭了一阵，挂念殷离的伤势，忙又奔到殷周二女身旁，推了推周芷若，她仍沉睡不醒，心想：“我内力最深，是以醒得最早，义父其次。周姑娘内力跟我们二人差得远了，看来一时难醒。”他眼泪未干，寻思：“赵姑娘不顾郡主的名位，随我这草莽匹夫浪荡江湖，该当不致于这般无情无义。莫非波斯船夫中混有好手，夜中忽施毒药，迷倒了我们一千人，将赵姑娘劫持了去？”一摸怀中，那六枚圣火令却又尚在，心想：“若是波斯明教的好手迷倒我们，他们要取的首先必是圣火令，岂有不拿圣火令而只取刀剑之理？他们要与中土明教作对，必定先杀我与义父，掳了赵姑娘去有什么用？真要指挥中土明教，必是掳了我去。”但觉不论如何想为赵敏开脱，总不能自圆其说。

再去查看殷离，见她气息更加弱了，腹中积水亦不再流出，张无忌甚是焦急，找了一条小树尖枝为她针灸，亦无效验，只得到山边采了些止血草药，嚼烂了敷在殷离脸上，又去敷在周芷若的头皮和耳上。

忽然周芷若打了个哈欠，睁开眼来，见他伸手在自己头上摸索，羞得满脸通红，伸手推开他手臂，嗔道：“你……你干什么……”一句话没说完，想是觉得耳上痛楚，伸手摸去，“啊”的一声惊呼，跳起身来，问道：“怎么啦？哎哟！”突然双膝酸软，扑入张无忌怀里。

张无忌伸手扶住，安慰道：“周姑娘，你别怕。”周芷若看到殷离脸上可怖的模样，忙伸手抚摸自己的脸，惊道：“我……我也是这样了么？”张无忌道：“不！你只受了些轻伤。”周芷若道：“是那些波斯恶徒干的么？我……我怎地一点儿也不知道？”张无忌叹了口气，幽幽地道：“只怕……只怕是赵姑娘干的。昨晚的饮食之中，恐怕给她下了毒。”周芷若呆了半晌，摸着半边耳朵，哭出声来。

张无忌慰道：“幸好你所伤不重，耳朵受了些损伤，将头发披下来盖过了，旁人瞧不见。”周芷若道：“还说头发呢？我头发也没有了。”张无忌道：“顶心上少了点儿头皮，两旁的头发可以拢过来掩

住……”周芷若嗔道：“我为什么要把两旁头发拢过来掩住？到这时候，你还在竭力回护你的赵姑娘！”张无忌碰了个莫名其妙的钉子，讪讪地道：“我才不回护她呢！她这般心狠手辣，将蛛儿伤成这般，我……我才不饶她呢。”眼见殷离脸上模样，不禁又怔怔地掉下泪来。

身当此境，张无忌不由得彷徨失措，坐下一运功，察觉中毒着实不浅。本来“十香软筋散”非赵敏的独门解药不能消解，但此时只能以内功与剧毒试相抗衡，于是运起内息，将散在四肢百骸的毒素慢慢搬入丹田，强行凝聚，然后再一点一滴地逼出体外。运功一个多时辰后，察觉见效，心中略慰，不过此法以九阳神功为根基，没法传授谢逊和周芷若照行，惟有待自己驱毒净尽之后，再助谢周二驱毒。

这功夫说来简捷，做起来却极繁复，他到第七日上，也只驱除了体内三成毒素。好在这毒药短期内只令人使不出内劲，于身子暂时尚无大害。

周芷若起初几日极为着恼，后来倒也渐渐惯了，陪着谢逊捕鱼射鸟，烧水煮食。她晚间在岛东一个山洞中独居，和张无忌等离得远远的。

张无忌暗自惭愧，心想赵敏之祸，全由自己而起。这赵姑娘明明是蒙古的郡主，是明教的对头死敌，武林中不知有多少高人曾栽在她手里，自己对她居然不加防范，当真愚不可及。谢逊和周芷若对他倒没怨责，然他二人越是一句不提，他心中越加难过，有时见到周芷若的眼色，隐隐体会到她是在说：“你为赵敏的美色所迷，酿成这等大祸！”

但殷离的病情却越来越重。这小岛地处南海，所生草木大半非胡青牛医经所载，他空自医术精湛，又明知殷离的伤势可治，然手边就是没药。偏生岛上树木又都矮小，仅能作柴薪之用，否则他早已扎成木筏，冒险内航。他若不明医术，也不过是焦虑而已，此时却如万把尖刀日夜在心头剜割。这一晚他嚼了些退热的草药，

喂在殷离口中，眼见她难以下咽，心中酸痛，泪水一颗颗滴在她脸上。

殷离忽然睁开眼来，微微一笑，说道：“阿牛哥哥，你别难过。我要到阴世去见那个狠心短命的小鬼张无忌去了。我要跟他说，世上有一个阿牛哥哥，待我这样好，可比你张无忌好上千倍万倍。”张无忌喉头哽咽，一时打不定主意，是否要向吐露自己实在就是张无忌。

殷离握住了他手，说道：“阿牛哥哥，我始终没答允嫁给你，你恨我么？我猜你是为了讨我欢喜，说着骗骗我的。我相貌丑陋，脾气古怪，你怎会要我？”

张无忌道：“不！我没骗你。你是一位情深意真的好姑娘，要是得能娶你为妻，实是我生平之幸。等你身子大好了，咱们诸事料理停当，便即成婚，好不好？”

殷离伸手，轻轻抚他面颊，摇头道：“阿牛哥哥，我可不能嫁你啊！我的心，早就许给了那个凶恶狠心的张无忌了……阿牛哥哥，我有点儿害怕，到了阴世，能遇到他么？他仍然会对我这么狠霸霸的么？”

张无忌见她说话神志清楚，脸颊潮红，心下暗惊：“这是回光返照之像，难道她便要毕命于今日吗？”一时呆呆出神，没听见她的话。殷离抓住了他手腕，又问了一遍。

张无忌柔声道：“他永远会待你很好的，当你心肝宝贝儿一般。”殷离道：“能有你待我一半儿好么？”张无忌道：“老天爷在上，张无忌诚心诚意地疼你爱你，他早就懊悔小时候待你这般凶狠了。他……他对你之心，跟我一般无异，没半点分别。”

殷离叹了口气，嘴角上带着一丝微笑，道：“那……那我就放心了……”握着他的手渐渐松开，双目闭上，终于停了呼吸。张无忌探她呼吸心跳，已两者皆无。

张无忌将她尸身抱在怀里，心想她直到一瞑不视，仍不知自己便是张无忌。这些日来，她始终昏昏沉沉，没法跟她说知真相。当

她临终前的片刻神志清明之际，却又什么也来不及说了。其实，到了这个地步，说与不说，也没什么分别。他心头痛楚，竟哭不出声来，只想：“若不是赵敏既伤她脸颊，又将她抛入大海，她的伤未必无救。若不是赵敏弃了咱们在这荒岛之上，只要数日间赶回中原，我定有法子救得她性命。”恨恨地冲口而出：“赵敏，你这般心如蛇蝎，有朝一日落在我手中，张无忌决不饶你性命！”

忽听背后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待得你见到她如花似玉的容貌，可又下不了手啦。”转过身来，只见周芷若俏立风中，脸上满是鄙夷之色。他又伤心，又惭愧，说道：“我对着表妹的尸身发誓，若不手诛妖女，张无忌无颜立于天地之间！”

周芷若道：“那才是有志气的好男儿。”抢上几步，抚着殷离的尸身大哭起来。谢逊听到哭声，寻声而至，得知殷离身亡，也不禁伤感。

张无忌到山冈之阴去挖墓，岛上浮泥甚浅，挖得两尺，便遇上坚硬的花岗石，手边又无锄铲，只得将殷离的尸身放入浅穴，待要将泥土堆上，见到她脸上的肿胀与血痕，心想：“碎石泥块堆在脸上，可要擦伤了她。”折了些树枝架在她尸身上，再轻轻放上石块，似乎她死后尚有知觉，生恐她给石块压痛了。折下一段树干，剥去树皮，用殷离的匕首在树干上刻道：“爱妻蛛儿殷离之墓”，下面刻道：“张无忌谨立”。一切停当，这才伏墓痛哭。

周芷若劝道：“殷姑娘对你一往情深，你待她也算仁至义尽。只须你不负了今日所发的誓，杀了赵敏为她报仇，殷家妹子在九泉之下也当含笑的了。”

张无忌一番伤心，本已凝聚在丹田之中的毒素复又散开，再多费了数日之功，才渐行凝聚，待得尽数驱出体外，又是十余日之后了。

小岛地气炎热，野果甚多，随手采摘，即可充饥，日子倒也过得并不艰难。周芷若知他心伤殷离之死，恼恨赵敏之诈，复又难舍小

昭之去，待他加意的温柔体贴。

张无忌花了不少时日运功为谢逊驱去体内毒性，本该再为周芷若驱毒，但周芷若内力全失，无力吸取他的九阳真气，要为她驱毒，须以一掌贴于后腰，一掌贴于脐上小腹，后推前引，将九阳真气送入对方体内，但青年男女，怎能如此肌肤相亲？但若非这般运功，又不能将自身的九阳真气输入她体内，一连数日，好生踌躇，难以决断。

这日晚间，谢逊忽道：“无忌，咱们在此岛上，你想要过多少日子？”张无忌一怔，道：“那就难说得很，只盼能有船只经过，救咱们回归中土。”谢逊道：“这一个多月来，你曾见到过船帆的影子么？”张无忌道：“没有。”谢逊道：“是了！说不定明天便有船只来到，但说不定再过一百年也没船经过。”张无忌叹道：“这荒岛孤悬海中，非海船航道所经，咱们是否能重回中土，原属十分渺茫。”

谢逊道：“嗯，解药是不易求的了。十香软筋散的毒素留在体中，除了四肢乏力之外，可有其他害处？”张无忌道：“时候不长，也没多大害处，但这剧毒侵肌蚀骨，日子久了，五脏六腑难免受损。”

谢逊道：“是啊。那你怎能不尽早设法给周姑娘驱毒？你说周姑娘和你从小相识，当年你身中玄冥寒毒之时，她曾有惠于你。这等温柔有德的淑女，到哪里求去？难道你嫌她相貌不美么？”张无忌道：“不，不，周姑娘倘若不美，天下哪里还有美人？”谢逊道：“那我为你作主，娶了她为妻。这男女授受不亲的腐礼，就不必顾忌了。”

周芷若在旁听着他二人说话，忽听说到自己身上来了，羞得满脸通红，站起身来便走。谢逊跃起身来，张开双手，拦在她身前，笑道：“别走，别走！今日我这媒人是做定的了。”周芷若嗔道：“谢老爷子，你为老不尊！咱们只盼想个法儿回归中土，这当儿怎地说起这些不三不四的话来？”

谢逊哈哈大笑，说道：“男女好合，是终身大事，怎么不三不四了？无忌，你父母也是在荒岛上自行拜天地成婚。他们当日若非

破除了这些世俗礼法，世上哪里有你这个小子？何况今日有义父为你主婚。难道你不喜欢周姑娘么？不想给她驱除体内毒质么？”

周芷若掩了面只想要走，谢逊拉住她衣袖，笑道：“你走到哪里去？明日咱们不见面了么？啊，我知道了，你是不肯叫我这老瞎子做公公？”周芷若道：“不，不，不是的。谢老爷子是当世豪杰……”谢逊道：“那你是答允了？”周芷若只说：“不，不！”谢逊道：“你是嫌我这义儿太过不成材么？”

周芷若顿了一顿，说道：“张教主武功卓绝，名扬江湖。得……得婿如此，更有何求？只是……只是……”谢逊道：“怎么？”周芷若向张无忌微微掠了一眼，说道：“他……他心中真正喜欢的是殷姑娘、是赵姑娘、是小昭，我知道的。”谢逊道：“殷姑娘过世啦！小昭去了波斯，再也见不到了。赵敏这贱人害得咱们如此惨法，无忌岂能仍然执迷不悟？无忌，你自己倒说说看。”

张无忌心中一片迷惘，想起赵敏盈盈笑语、种种动人之处，只觉得若能娶赵敏为妻，长自和她相伴，那才是生平至福，但一转念间，立时忆起殷离脸上横七竖八、血淋淋的剑伤来，忙道：“赵姑娘是我大仇，我要杀了她为表妹报仇。”

谢逊道：“照啊，周姑娘，那你还有什么疑忌？”周芷若低声道：“我不放心。除非……除非你要他……立下一个誓来。否则我宁可毒发身死，也不要他助我驱毒。”谢逊道：“无忌，快立誓！”

张无忌双膝跪地，说道：“我张无忌倘若忘了表妹的血仇，天地不容。”周芷若道：“我要你说得清楚些，对那位赵姑娘怎样？”谢逊道：“无忌，你就说得更清楚些。什么‘天地不容’，太含糊了。”

张无忌朗声道：“蒙古女子赵敏为鞑子皇室出力，苦我百姓，伤我武林义士，复又盗我义父宝刀，害我表妹殷离。张无忌有生之日，必当报此大仇，否则天厌之，地厌之。”周芷若嫣然一笑，道：“只怕到了那时候，你又不忍下手哩。”

谢逊道：“我说呢，拣日不如撞日，咱们江湖豪杰，还管他什么婆婆妈妈的繁文缛节，你小两口不如今日便拜堂成亲吧。这十香

软筋散早一日驱出好一日。”

张无忌道：“不！义父，芷若，你们听我一言。表妹待我情意深重，她自幼便心中以我为夫，我心中也已以她为妻，虽无婚姻之事，却有夫妇之义。她尸骨未寒，我何忍即行另结新欢？”

谢逊沉吟道：“这话倒也说得是，依你说那便如何？”张无忌道：“依孩儿之见，孩儿今日先和周姑娘订立婚姻之约，助她疗伤驱毒，这就方便得多。倘若天幸咱们得回中土，待孩儿杀了赵敏，夺回屠龙宝刀交回义父手中，那时再和周姑娘完婚，可说两全其美。”谢逊笑道：“你倒想得挺美。要是十年八年，咱们也回不了中土呢？”张无忌道：“三年之后，不论咱们是否能离此岛，就请义父主持孩儿的婚事便是。”

谢逊点了点头，问周芷若道：“周姑娘，你说怎样？”周芷若垂头不答，隔了半晌，才道：“我是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儿家，自己能有什么主意？一切全凭老爷子作主。”

谢逊哈哈大笑道：“很好，很好。咱三人一言为定。你小两口是未婚夫妇，不必再有什么顾忌。无忌，你给我的儿媳妇驱毒吧。”说着大踏步走向山后。

张无忌道：“芷若，我这番苦衷，你能见谅么？”周芷若微笑道：“只因是我这个丑样的，你才推三阻四，要是换了赵姑娘啊，只怕你今晚就……”说到这里，转过了头，不好意思再说。张无忌怦然心动，寻思：“当大伙儿同在小船中漂浮之时，我曾痴心妄想，同娶四美。其实芷若的话不错，我心中真正所爱，竟是那个无恶不作、阴毒狡猾的小妖女。我枉称英雄豪杰，心中却如此不分善恶，迷恋美色。”

周芷若回过头来，见他兀自怔怔地出神，站起身来，便要走开。张无忌伸手握住她手一拉。不料周芷若功力未复，脚下无力，身子一晃，便倒在他怀里，挣扎不起来，嗔道：“我是一生一世受定你的欺侮啦。”

张无忌见她轻颦薄怒，楚楚动人，抱着她娇柔的身子，低声道：

“芷若，咱俩幼时在汉水中一见，不意竟能得有今日。在光明顶我独斗昆仑、华山两派四老之时，你指点关窍，救我性命。当时我也只感激你的关怀，却不敢另有妄念。”周芷若倚在他怀里，说道：“那日我刺你一剑，你难道不恨我么？”张无忌道：“我知你是因师父严命，不得不然。你没刺正我的心口，我便知你对我暗有情意了。”周芷若吓了一跳，脸颊晕红，说道：“早知如此，当日我一剑刺正你心口，多少干净，也免得以后无穷岁月之中，给你欺侮，受你的气。”张无忌抱着她的双臂紧了一紧，说道：“我此后只有加倍疼你爱你。我二人夫妇一体，我怎会给你气受？”

周芷若侧过身子，望着他脸，说道：“要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得罪了你，你会打我、骂我、杀我么？”张无忌和她脸蛋相距不过数寸，只觉她吹气如兰，忍不住在她左颊上轻轻一吻，说道：“似你这等温柔斯文、端庄贤淑的贤妻，哪会做错什么事？”周芷若轻轻抚摸他后颈，说道：“便是圣人，也有做错事的时候。我从小没爹娘教导，难保不会一时糊涂。”张无忌道：“当真你做错什么，我自会好好劝你。”

周芷若道：“你对我决不变心么？决不会杀我么？”张无忌在她脸颊上又轻吻一下，柔声道：“你别胡思乱想了。哪有此事？”周芷若颤声道：“我要你亲口答应我。”张无忌笑道：“好吧！我对你决不变心，决不会杀你，便连一拳一脚，也不会加于我爱妻周芷若身上。”

周芷若凝视他双眼，说道：“我不许你嘻嘻哈哈，要你正正经经地说。”张无忌笑道：“你这个小小脑袋之中，不知在想些什么。”心想：“总是我对赵敏、对小昭、对表妹人人留情，令她难以放心。可是自今而后，怎会更有此事？”收起笑容，庄言道：“芷若，你是我的爱妻。我从前三心两意，只望你既往不咎。我今后对你决不变心，就算你做错了什么，我连重话也不舍得责备你一句。”

周芷若道：“无忌哥哥，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可要记得今晚跟我说过的话。”指着初升的一勾明月，说道：“天上的月亮，是咱俩的

证人。”

张无忌道：“对，你说得不错。天上明月，是咱俩的证人。”他仍将周芷若搂在怀里，望着天边明月，说道：“芷若，我一生受过很多很多人的欺骗，从小为了太过轻信，不知吃过多少苦头，到底有多少次，这时候也记不起来了。只有在冰火岛上，和爹爹、妈妈、义父在一起的时候，那才没人世间的奸诈机巧。我第一次回归中原，便遇上一个叫化子弄蛇，他骗我探头到布袋中去瞧瞧，不料他把布袋套在我头上，将我擒住。我又哪料得到，咱们同生死、共患难地来到这小岛之上，赵姑娘竟会在第一晚的食物之中，便下了剧毒？”周芷若苦笑道：“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到得黄河悔已迟。”

张无忌突然觉得：“自今而后，再也没人对我行奸使诈了，世上永远如此，那可有多好！”心中不禁充满了幸福之感，说道：“芷若，你才真正是我永远永远的亲人。你一直待我很好。日后咱们倘若得能回归中原，你会帮我提防奸滑小人。有了你这个贤内助，我会少上很多当了。”

周芷若摇头道：“我是个最不中用的女子，懦弱无能，人又生得蠢。别说和绝顶聪明的赵姑娘天差地远，便是小昭，她这等深刻的心机，我又怎及得上万一？你的周姑娘是个老老实实的笨丫头，难道到今天你还不知道么？”

张无忌道：“只有你这等忠厚贤慧的姑娘，才不会骗我。”周芷若转过身来，将脸伏在他怀里，柔声道：“无忌哥哥，我能和你结为夫妇，心里快活得不得了，只盼你别因我愚笨无用，瞧我不起，欺侮我。我……我会尽我所能，好好地服侍你。将来你如发觉我做了什么事对你不住，那也是因为爱你的缘故。”张无忌道：“你为了爱我，不论做什么事，我决不会怪你。”

周芷若拉过他手，轻轻握着，抚摸他手背，说道：“无忌哥哥，我心中有一件好大的为难事，你给我拿个主意，到底怎么办才好？”张无忌道：“你是我爱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天大的难事，咱们也一起来承担。”周芷若道：“那日在大都万安寺高塔上，我师父将掌门人